

大西洋月刊得獎名著

亂世之家

Nina Bayanova 著

汪 猷 余 譯

言 行 社 刊

—

這一個子女成蔭的家庭，他們的祖先原是貴族，他們惟一的特徵，是有個長長高高的貴族鼻子。但這種遺傳的跡象，在每人的臉上却有着各別的性格。在祖母臉上，這鼻子表現出一種尊嚴和耐力；在母親臉上，是一種飽經滄桑的痕跡；而在彼得臉上，則含蓄着一種隱藏的憤怒；麗達的面貌永遠是非常熱烈懇切的，這鼻子在她臉上，便象徵着一個風流的戀愛前途；至於第馬，則完全是個孩子，跳宕跌墮，生趣盎然。然而不管牠象徵的如何各別，這個同樣的鼻型，至少已把這家庭聯結在一起，使他們在一家的家譜上，成了變幻無定的各個嗣裔。

這「家庭」是俄國籍，先前曾闊過一時的，歷次經過戰爭和革命，忍受着飢荒和貧病的痛苦，又加水火地震等天災頻仍，一家人便生生死死，顛沛不已；但結果，死亡率終究超出了生殖率，所以到目前祇剩下五個人，成了這貴族家庭滄桑史上的餘生。簡單說一句，他們現在祇剩了一個祖母，一個母親，一個女兒，和兩個無父的內姪了。

—

一九三七年，他們流亡到了中國的天津。母親開了一個公寓，地點是在英租界不很熱鬧的地段，因此租金也比較便宜些。在外貌上，這租界是相當歐化的，所以曰租界住着高大的現代建築，走着綠樹成蔭的寬闊街道，便覺得與祖國沒有什麼兩樣。但是每走一程，人們却常會碰到高高的灰牆，分隔着一排排的住房。這都是中國富人們的大宅子，在街上高高聳着，活像是些堡壘。塗漆的小鐵門點綴着高牆，間或又有衍樓和圓窗俯視着街道。在西洋人古怪的眼中，這些圍牆祇是些灰色的石塊，一無動人的地方，但人們要能有機會向內一看，那他就能見到一個華麗的花園，滿佈着人造的石泉和花鳥……雕木欄干上金銀紅綠各種顏色，構成了美麗的背景。石獅和銅龍張開着大口，更表現着奇偉的風格。間或有一兩個穿着綢衣的女子在園中閒散，更增景色的詩意；但這種景色却往往是暫時的大門開後一刻就關上了，被關在外的人們便又重新置身於歐化的街道中，雖多黃包車夫、小工和乞丐等的印象往往把這種幻景打散，但那種古色古香的中國美，却終不能見了。在英租界，人們走離中心區愈遠，景象的英國化也便愈淡，因為各國人民都集居在租界的四邊，托庇着大英帝國的保護。這些人民中有的住不起單幢房子，便祇能擠在公寓裏寄宿。正爲這樣，這「家庭」便在長街十一號弄了一個公寓，但却始終賺不到錢。所以他們一家人，便各盡勞力，擔負着一切開支。

關於經濟，人們曾寫了很多的書，但那些著作家却大多單從大規模處着想；所以你要知道

世界經濟，國家通貨制度，通貨膨脹，和通貨貶值等智識，那儘有好書可讀，但講到沒有收入而要養家活口這個簡單的問題時，那些書本却沒有響過一聲。然而，這個問題却是極端重要的，目前正有三分之一的人類，正沒法解決這點。「沒有收入而要養家活口」，既已被摒於科學檢討範圍之外，牠便成了一種藝術了，牠本質是非常的獨特，並且又不受任何常律的約束。

這「家庭」的經濟地位是動搖而不穩的，並且又基於一個非常不定的基礎，所以牠的第一個辦法是「開源」，第二個就是「節流」。事實上，第二個辦法比第一個來得容易，因為「開源」總要有源可開的對方，而「節流」是自己身上的事。因此，他們一家在夏天便不戴帽子不着襪子，冬天便不用手套不穿毛衣，一年四季，有時甚至竟飲食也節省一些。

祖母是最吃苦的一個，她爲着賺錢，便做着手工，並且在手裏忙時，頭裏却也不空，一天到晚總是轉着一家生計的念頭。她把生活水準定得很高，她要像戰前和革命前（指俄國大革命）那樣地過，但事實到底不掙脫這可慘的現實場面。她是昔日威風時代的人物，當時她們那個階級，擁有大量的產業和珍寶，盡堆在箱裏、櫃裏、屋頂裏、地室裏、密窖裏、貨倉裏、和棧房裏，不加移動，但到了現在，她是什麼也沒有了，祇剩下一顆自慚貧窮的羞辱心而已。麗達目前祇有一套內衣，這比起她祖母從前年輕時的粧奩來，真是不能同日而語，這實在是敗落的景象。

是啊！他們簡直是些乞丐！

但麗達自己倒把這點看得很輕，在這方面她從來沒有自憐自憫過，並且以為有一套以上的內衣，實在是種過剩她所認為問題的，却是別的事，就是她有一個雄心，要奪得當地的游泳錦標。她所需要的，是一襲游泳衣，眼前既已買到在手，其他便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困難，足使她氣沮的了。

這樣同一的生活過程，在這『家庭』的各人間，便產生了各別的局面。祖母所念念不忘的是宗教和哲學問題；母親所擔負的，是勞苦的家事，彼得具有勃勃的雄心，但常常遭遇痛心的慘事；麗達廢寢忘食，却祇在研究怎樣在水裏浮沉有致；至於第馬，他所求的，則是永遠讓他遊玩。這種態度上的不同，也許是由於年齡和經驗的各別所致，因為這『家庭』中，歲序是從八到七十，而各人的經驗……好罷，那是沒法估計的。

但是不管怎樣，這『家庭』却不是不快樂的。他們為每天的麵包掙扎着，時時刻刻在迷惘地希望會有什麼神奇的事情發生。同時，祖母祈禱着，彼得拼命買着彩票，但兩人却始終沒有得到些什麼。

普通在俄國家庭裏，家人們都互相誠摯地廝守着，隨時準備為同胞而犧牲一己的利益。另外他們還有種民族性，便是對人生有敏銳而執烈的興趣，這並不是單指他們個人的生命或是福利事業之類，牠所指的，却是廣義的人生，整個的人道主義，和一種抽象的全人類的問題。老實

說一句，他們的思慮，並不周旋在圖存的現行歷史上；日常生活的急需，也不在他們注意努力的焦點之內，反之，他們祇是懷念着過去，夢想着未來，眼前的現實却任牠自顧自去。

過了困苦的一天後，最後他們便會聚在房內的一角，但是他們也難得討論着生計的困難和需要的急切。在流亡和貧窮中，生活確是困苦的。但任牠去，人類靈魂的自由，才是難得的事呢！所以這『家庭』並不受什麼生活上困苦的羈束。他們有哭有笑，有喜有哀，間或談談哲學，講講笑話，對一切都能有相當的享受。

二

一九三七年春，這公寓裏有五個房間是租出去了。其中兩間是由一個姓孫的華人教授所借，兩間住着五個日本人，其餘一間，則由一位以前做過女算命的蜜麗齋夫人佔着。孫教授秉性傷感嚴肅，往常總是很靜，但那五個日本人却成天笑着，講着，又不斷地竊竊私語，彎腰鞠躬，他們在直立時簡直是不能住口的。這五個人出入總是兩三成羣，所以母親不禁疑惑起來，以為他們房裏，至少要有二十多人住着呢。這些黃種寓客，每天都是上街吃飯的，所以母親沒有什麼利潤可得。至於蜜麗拉比亞籍的蜜麗齋夫人却剛剛相反，她不僅貼包着膳食，又成天和這一家廝守着，悲歡相共。但就是這樣，母親的賺頭還是很少，公寓裏仍有三個房間，貼着召租。

在五月的一個早晨，祖母和蜜夫人在那塊自稱『花園』的場上，就兩枝孤樹間安下了一張桌子，便對坐着閒談。這『花園』坐落在大門前通道的旁邊，一坐下後，便能感到種非常安逸的情味，一些也阻礙不着人家。這地方所以能這樣幽靜，應當歸功於那垛「牆」，因為牠作了這『花園』和大街的間隔，又使街上的過路人看不到園子裏的一切。那兩枝孤樹散着樹蔭，襯着背景，葉子的瑟瑟聲，構成了一種柔順的韻律，使人既能不此休憩，又能在此傾軋。

在這樣一個環境裏，她們倆便坐着對飲咖啡。咖啡，這東西是祖母最後一種意識上的享樂，也是最後一種可以享受的物質了。但根據『不可貪求』，個普通的定律，祖母却又不能沒沉其中。因為這東西比茶葉貴，這個『家庭』是無力購備的。

當時她們飲的原來是蜜夫人的咖啡，因為這位太太不願一人獨斟獨飲，又加有個脾氣，每飲咖啡却必須找人聽她談論，所以靠着蜜夫人這點習慣上的短處，祖母每天就有白飲咖啡兩次的機會，屈指算來前後已有半年多了。

每逢蜜夫人感到興奮或抑鬱時，祖母就有白吃咖啡的希望，據說一杯下肚後，可以幫助精神不少，恰巧蜜夫人的心緒不是興奮便是抑鬱的。

當時她們兩人坐着，攪着咖啡，都很快活。祖母自斟自飲，還做着手工，蜜夫人則自言自語，嘖嘖不休，間或停下，便把咖啡大呷一口。

「我是誠實的，」蜜夫人自認。「我是誠實的，」她嘆了口氣又說一遍：「我學的是母親的樣。她是希伯來族，真是個美人呢！眼前誠實已成了運道的對頭了，運道和誠實祇能揀一個，兩個都要就不行了。要誠實便害了運道！」說完她搖了搖頭。

蜜麗齊夫人的頭是非常特異的，比起她瘦弱的輪廓來，比例極不相稱。她的頭很大，嚴肅而又威嚴，頂上堆滿了黑色的髮髮和小圈，面孔中央釘着兩隻圓圓的小眼，也是黑而光亮的。那兩粒眼珠子從不能安頓下來，却總是在小小的眼瞳裏迴旋跳蕩，上下翻飛。講到她的鼻子可說是沒有的，至於而孔上其餘的部分，便被一張大嘴佔據着，時時刻刻不斷地咕嚕。

「你看我——」蜜夫人繼續着說：「就拿我來說，我歷年苦苦研究，才做了個命卜家，而且是非常有名的。在貝薩拉比亞，羅馬尼亞，南俄羅斯，和遠東各地，那個不曉得我？但眼前我却無事好做，而我竟也甘心這樣，這却為什麼呢？」

她停了停，喝了口咖啡，繼續思索她那複雜的問題。

「這却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誠實啊！」她慘痛地，「因為我不能說謊啊！」

兩人同時嘆了口氣。

「大戰以前，事情都很順利，但時光過去後，人們却逐漸不滿意我了。有一次，剛剛在大革命前，一個年輕美麗的婦人跑到我館裏來算命，她看去心境非常快樂，滿心企望着人生的樂趣。我

看了看她的命牌，算出她在兩年裏就要守寡；並且還要生病、被捕、就審、入獄，而死在牢監裏的。我直言無忌，照實對她說了。但你想她當時的怒火罷！把她抓進監牢裏，這真的叫她恨極了，就在我命館裏大吵大鬧起來，弄得四周的鄉鄰都聚攏來看，大家笑得前仰前合，因為她伸手竟要拉我的頭巾布呢！這樣一來，人們便把這新聞沸揚開去，使我生意受了大大的損害。但這還是倒霉的起頭呢。」

兩人同時又嘆了口氣。

「後來軍官們常常帶了情婦到我館裏來算命。有一次，一共來了十個，我算出他們不久都要死了，而他們的情婦，又都要遭受飢荒、入獄和貧窮的痛苦。這一次，我被他們打了——不是平常的打法，他們是粗暴地用手杖打我的，但我的命牌却仍舊算出各種可怕的命運來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請教我的人愈弄愈少了，我便搬到另外一個城去，接着又再搬出。這樣，我幾乎走遍了整個南俄羅斯，但情境還是一樣。接着便是大革命和內戰發牛了。抑鬱的少女，憂愁的婦女們都跑來問我。但不管她們當時的命運怎樣，她們的前途却都黑暗悲慘，因此我沒法安慰她們，事實上，要安慰真是差得遠呢……你一定想像不到有時候造物對人類的待遇是那樣的淒慘的！於是我祇得搬，終於流蕩到了西伯利亞。在那裏，赤俄的軍官們常常跑來問我，他們會不會再得什麼功勳？我直言回答說，高官顯位，要什麼可以得到什麼，但結果却都不免受刑而被吊死的。記得有

一個聽了這話，曾打過我一下耳光，他說，兩年約已聽我說過這放屁話，却還沒有向我報仇呢。這樣，我搬到了哈爾濱——但結果仍舊一樣，再搬到天津——又是一樣。少女們會快樂地滿心希望着來請教我，但我却不得不告訴她，兩個月後她便要受人欺騙而身敗名裂，然後貧病交加，自殺完結。好罷，算出這種命來，我能問她要什麼酬勞呢？我當然一些進賬也沒有了囉。」

她強笑着咕噥，又接下去說道：

「有一次一個極漂亮的孩子跑來算命——真漂亮極了，我看了他一眼，心裏不禁叫道：『造化啊！你怎麼了呢！竟把這樣的美貌賜給這孩子嗎？你看那鼻子！那短髭！』但是我把他的命運一算，發覺他不久就要遠行而遭到殺身之禍了。我當時甚至跟着他走，四處探聽他的消息，結果他跑到了上海，在一個中國富孀家裏當了名保鏢，不久就被人打死了。」

蜜夫人慘傷地搖了搖頭，那些鬚髮也跟着晃來晃去。

「接着我便研究起自己這個問題來。自問：我命館裏的主顧是些什麼人呢？俄國人、羅馬尼亞人、波蘭人、猶太人。他們或許就是人類中不幸的一部分。那末還有別國人啊，譬如說英、美、法等，於是我便學起英文來以備業務上的需要。老實說，人類的命運並沒有多大的差別，學會幾個字眼便什麼人都能應付了。譬如：『財』『無財』『愛』『死亡』『丈夫』『情人』這些字你是必須曉得的。有時候『子女』『長程』或『病痛』之類，也用得到；但你要真是真能照事實

說話，那末有二三十個字眼，便儘夠應付各色人物了。當然囉，在學習生字時，『金髮女』『黑髮女』這種關於女性的字眼，是常常要用的，至於『宴會』『禮物』及『不期之訊』等等，有時也多應用的地方。這樣，不多幾天，我已經學得爛熟了，於是便在本地兩張英文報上，刊了二則廣告，寫道：『著名命卜家來埠，東半球久已馳名。』你知道結果怎樣？毫無主顧上門，竟連一個會講英語的小鬼也沒有。』

她喉音聽去很淒慘，又充滿着抱怨的意味，隨手便斟滿了兩杯咖啡。

祖母停了手工，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。蜜夫人等幾杯咖啡下肚後，精力又健旺起來，於是又生動地講下去說：

『他們爲什麼不來呢？難道對自己的前途這樣自信嗎？難道他們連天然的好奇心也沒有嗎？你快聽我的忠告罷。最好是時時預防着，因爲運道什麼是騙人的，人生本來就是個騙人大把戲。』蜜夫人的眼，閃着警告的光。

『現在你眼看到我祇好坐吃着自己的老糧，』蜜夫人繼續說：『所以我決定要到上海去。雖說這不過兩天的旅程，但我命牌上却說要走兩個月呢，而且這次運道也不很好。』

『據我曉得——』祖母平和地插口說：『英國人是從不算命的，不管算命先生怎樣高明，他們總不請教，這是他們的習慣，也是那種摩登教育的結果——他們相信，自己便是「命運的

主宰。」

「你道他們真這樣相信嗎？」蜜夫人不禁強笑起來。「那班可憐的英國人命運的主宰……喲！他們還是跑來請教請教我罷，我倒可以告訴他們一些。不過要來趁早，否則來不及了。這門職業已快絕傳，留下的命卜家已經不多……不久那個黑暗時代到來時，這門職業便不會再有的了。」

她隨手又斟了兩杯咖啡，用着低沉自信的喉音，繼續說道：

「我很愛你老人家和你們一家，幾次我都想爲你們算一算命，但是我却害怕。現在兩星期後我就要走了，所以我想，我們不妨試試看。」

她從袋裏拿出一盞命牌來，急切地把牠們和着，好像有種靈感的力量在裏面。

「現在我講給你聽：你們是份好人家，有你這樣一位祖母——因爲正當的人家總是有位祖母的。這裏是我的命牌，幾分鐘後，牠們便能把你的希望，完全毀滅了……不是嗎？」

她們倆靜坐了一刻，不聲不響，但蜜夫人却忍不住心裏的誘惑。

「我告訴你罷，」她最後終於說道：「我來替你查一查命牌，你已經老了，不會再有什麼事故發生了。你境況很窮，身體也不好，再壞是壞不到那裏去的。你怕死嗎？」

「死嗎？我不怕死的，」祖母說，她當時已停下了手工，莊嚴地朝前望着。在祖母的外貌上，

沒有什麼特異的地方，她像是一小束乾香草——衰弱，脆弱，但却香得沁人。

「我並不怕死，但我怕死後的費用。我一死，家裏便完了。在這樣一個異國地方，他們是找不到幫忙人的。死便是額外的支出：第一，要買棺材，第二，要買臘燭，辦喪事……還要買地下葬，築墳樹碑。還要付錢請醫生簽喪亡證，請牧師祈禱……不，不，」她結論道：「那太費了。而且我那女兒——我死後她決不肯讓我穿舊衣服入殮的，她一定會照着禮俗，給我做一件白的新衣。不，那實在太費了。我一想到這些支出，一想刊坦妮雅（指其女）爲這事的麻煩……喔，我一想到這些事情，我實在不願死了。」

祖母說完，便急急地做着手工。

「好罷，讓我們試試看。」蜜夫人不等祖母回答，便抖抖地和着命牌。她兩手一上一下，一對小眼睛尖利地望着。突然，她面上顯出了驚異的表情，好像不能相信她自己的眼睛似地。

「年來我不曾見過這種命宮呢，真有好多年了。你的願望是能夠達到的，而且能很快活地達到的。第一，你會找到一個職業。」

「我找到職業？在這樣七十歲的老年嗎？」

「正是，而且酬報又很好的。你可以積起一筆錢來，接着你便死，但這筆節省非但能安排你身後的一切，還能有多剩下來留給你一家享用。又加你那個職業會使你一家人得到新的出

路，所以你的死是頂頂快活的。」

正當這時，他們的談話被人打斷了，因為大門響了一聲，便有個上等人走進園來。

三

這樣一位上等人走進這樣一個環境來，似乎不很相稱，因為他是個英國紳士，一望而知是非常闊氣的——衣服穿得整齊，鬚根剃得精光，談吐有禮，舉止溫雅，分明是出身很高的人物。但他的來意，却出人意料之外。他問這公寓裏有、沒有空屋，能不能讓他見見這裏的房東太太。他站着說話時，意態間帶着高人一等的意味，好像剛剛離開一個像樣些的世界，而要殺一個下馬威似地。

祖母那付困惑不解的面孔，急忙「調整」轉來，一面微笑着，一面有禮地向來客表示歡迎。她先前曾受過很好的教育，所以說得一口很好的英國話。她悟到這位客人的來意，爲着不願假意掩飾，便直捷爽快地回說，這公寓是俄國人開的，當然是非常的簡陋，她的女兒便是房東，他們雖然很歡迎英籍寓客的光臨，但恐怕一切居住的設備，夠不上英國人士的標準。

那紳士回說，他希望見見這裏的房東太太。
「那末請進來。」祖母說。

主客三人在屋裏坐定後，經過半個鐘頭，便把一次驚異的談判結束了。公寓裏那好那間月陽台的房間，講好租給一位英國太太住，期限是兩個月，租金立刻預付。據這位英國紳士說，那位太太年紀已不很輕，最近賦寡，因此非「孤獨」是不願接見任何求客的。這位太太身體也不很好，但是「殘廢」，她境况下壞，所以如有什麼額外費用，當完全由她的兄弟負責照付。目前他正從英國趕來此地。事實上，她這位兄弟抵達後，這問題便結束了，因為他——他名叫斯東——此行的目的，便「清理」已故派律許君的事務。派律許君便是這位太太的丈夫。派律許夫人原來是個很漂亮的婦人。但人們是常常會變的，希望這種「變」會得消逝才好。英國紳士自認是已故派律許君白合股人，限前也覺得這「變」——他的宗教義務來照顧這位派律許夫人，因為她突然變了以後，便十分孤獨了。然而他也「義務範圍」之內，他是仍然要照顧她的，當然程度是不再進了。至於深深認為遺憾者，便是他將派夫人安頓在這公寓裏後，他的照顧也將斷絕，因為不久他就要離此度暑假去了。所以，眼前他有一個個人的請求，是要請房東太太這一家人儘量照顧這位寡婦，因為她自從喪丈夫後，孤獨零仃，無人安慰了。這次驚異的談判結束後，那紳士還附帶申明了一句說，這位太太什麼東西都吃，但卻不出門又不見客的；他並且準備當晚就帶她到公寓裏來哩！

英國紳士說完便走了，同時留下了一大筆錢，作為預付的租金。這真是一筆大財呢，於是母

親便把牠付清了肉店及麵包店裏的舊賬。其實公寓的租金也積欠很久了。

在佈置那間租出的房時間，母親和祖母潑空揣測着那位英國太太的志趣，蜜夫人和第馬也紛紛地幫着議論和工作。

「除非我親眼看見，我可不肯相信，」蜜夫人一面擦着門上的握手，一面這樣說：「一個英國貴太太會看得上我們這種人嗎？」

「我想，英國人祇在遠東才那樣地驕氣衝天，」祖母說：「我記得他們在歐洲時是不同的。我先剛付到過英國兩次，却不曾受過什麼驕氣。」

「當然囉，」蜜夫人咕囔着：「你那時候還有錢啊！」

「那末現在他們怎樣會曉得我們窮了呢？」第馬問。

「那隨便你們去想吧，」蜜夫人說：「我本是多疑的。什麼紳士還不是騙子罷！就看那筆先付的房租吧，誠實的人對於金錢倒是反而不這樣隨便的。但他爲什麼這樣隨便呢？他是在騙你們上鉤啊！」

房間裏且喪地靜了一刻。

「喔唷，」蜜夫人渾身無力地嘆了一聲，「我要喝杯咖啡了。」

「咖啡壺裏還有些呢，可以熱一熱的。」祖母殷勤地表示贊同。

『不，今天不吃混咖啡，要吃新鮮的了。』

下午六點鐘，派律許夫人的行李到了。都是些大箱大籠，擦得亮亮地，又新又華麗。

黃昏八點鐘時，一輛大汽車停在公寓的門前。車門打開後，先跳出一隻叭兒狗來，靜靜地伏在車旁，對四周的東西，一些也不注意。

接着便是那紳士跨出車廂，由那汽車夫幫着，一同拖出了一個身軀肥大的婦人，當時祇聽得她用着喧鬧而響亮的喉音，斥罵着那個紳士：

『你這畜生！你把我帶到那裏去？』

她在這時，兩腳已踏在地上，去身軀很胖，裝飾華美，四孔雖然肥胖，但却非常引人；祇是頭髮蓬鬆散亂，衣服也零落不整。她沒有帶手套，也沒有帶帽子，但貴婦的形態却依然存在。至於最顯著的，便是她的喉音，清朗，響亮，動人，像男孩子在說話，熱烈而又抑揚有致。

在公寓門前，站着一大堆人，看去真像畫景。母親和祖母穿着最整齊的衣服，鞠着躬歡迎。第馬纔洗過臉，耳根上還沾滿了肥皂，也擠在一起。只有蜜夫人躲在人堆的後面，像一個影子。

這一次的接迎，實在是件複雜的事。雖然各人的感想不同，但每人都留了個很深的印象。母親和祖母盡力要掩遮他們吃驚的樣子。那紳士則顯得非常困窘而不安。蜜夫人東張西望，不勝好奇，第馬却祇有一種簡單的希望：原來那叭兒狗已把他弄得神魂顛倒了。當時他一定以為今